

世界征服者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

楊訥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目錄

前言	I
第一章 蒙古的興起	1
一、統一漠北	3
二、蒙古國家的建立	18
第二章 成吉思汗時期的征服戰爭 (公元 1207—1227 年)	31
一、征夏與伐金	33
二、西征	44
三、滅夏與成吉思汗之死	65
第三章 窩闊台時期的征服戰爭 (公元 1230—1241 年)	71
一、滅金	73
二、侵宋	79
三、拔都西征	86

第四章 蒙哥時期的征服戰爭 (公元 1251—1259 年)	95
一、旭烈兀西征	98
二、滅大理	107
三、侵宋	110
第五章 忽必烈時期的征服戰爭 (公元 1260—1293 年)	117
一、滅宋	120
二、侵略日本、安南、占城、緬國與爪哇	129
第六章 三代人物	133
一、成吉思汗	135
二、第二代：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	139
三、第三代：貴由、拔都、蒙哥、忽必烈	154
第七章 千秋功過	167

前言

「世界征服者」，是 13 世紀波斯（伊朗）史學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費尼（1226—1283）對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稱呼。志費尼記述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事跡，書名就叫《世界征服者史》。稱成吉思汗家族為世界征服者，不僅在志費尼時代十分自然，即使放在人們的視野大大拓寬了的今天，也不為過分。那個時候，東起朝鮮半島，西抵波蘭、匈牙利，北至俄羅斯公國，南達中南半島，在北緯 15°—60°、東經 15°—130° 這樣廣袤的地區內，有多少個國家的土地遭到蒙古鐵騎的蹂躪。一個家族，在三代人的時間裡，竟能發動並指揮如此大規模的戰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今天西方有的歷史學家稱 13 世紀是蒙古人的世紀，仍是鑑於這場戰爭的世界性規模。

這本小書要向你敘述的，就是成吉思汗祖孫三代征服活動的歷史以及這段歷史所造成的後果。篇幅有限，對 13 世紀以後的事情只能從略。



第一章

蒙古的興起

- ◆ 12 世紀的蒙古高原與蒙古部
- ◆ 鐵木真的誕生與成長
- ◆ 鐵木真與篋兒乞、塔塔兒、乃蠻等部的戰爭
- ◆ 戰勝王罕，統一漠北
- ◆ 鐵木真稱成吉思汗
- ◆ 大蒙古國的建置：千戶制、護衛軍與札撒

一、統一漠北

公元 1206 年春，在今天的蒙古國鄂嫩河源頭，蒙古部落聯盟首領鐵木真召集他的親屬和各部貴族，舉行忽里台（大聚會）。與會者共同推舉鐵木真為大汗，尊號成吉思，由此宣告了一個國家的誕生。這個國家名「也可·蒙古·兀魯思」，即大蒙古國。

12 世紀的蒙古高原，部落林立。遊牧於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一帶的，是蒙古部。在蒙古部西面有篋兒乞部，再西是斡亦剌部、乃蠻部。蒙古部西南有克烈部，南面為汪古部，東面為塔塔兒部，西北有八剌忽、豁里、禿麻諸部。此外還有一些大小不等的部落。這些部落的族源、語言不盡相同，他們的社會發展水平有高有低，但大體上都從事遊牧經濟，也大多已進入階級社會。在部落內部，少數富裕的家庭控制和奴役其他成員，貧窮的人則淪為依附民和奴僕。奴隸制普遍存在。部落首領實際上是世襲的，只是保留了民主推舉的形式。部落首領及其親屬，是部落的統治者、貴族。在鐵木真統一蒙古高原之前，這許多部落各不相屬，它們有時結成聯盟，有時兵刃相向。部落貴族們常常互相攻殺，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這些戰爭有的是為了血族復仇，更多

的是為了爭奪人口、牲畜、牧地和其他財富。鐵木真所屬的蒙古部便是在部落戰爭中逐漸強盛起來的。

根據史書記載，蒙古部傳說中的始祖名孛兒帖赤那，傳到鐵木真，已是二十三代，估計其間經歷了五百多年。蒙古部起初居住在今額爾古納河之東的興安嶺，大約在第十二代朮赤時才遷徙到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一帶（由於這一帶也是克魯倫河、土拉河的發源地，史家又稱蒙古部居於三河之源），時間可能在公元 9、10 世紀之交。從這時開始，蒙古世系才有信史可言。到第十八代察刺孩領忽時，蒙古部勢力有所增長，得到遼朝重視。察刺孩領忽和他的兒子想昆必勒格都被遼朝授予官號。「領忽」即令穩，「想昆」即詳穩，都是遼部族官號。令穩一名只用於遼前期，遼聖宗統和十四年（公元 996 年）改令穩為節度使，因而察刺孩領忽接受官號令穩不應晚於這一年，他的活動時間很可能是當遼聖宗在位時期（公元 983—1030 年）。由於察刺孩領忽的貴顯，他的後裔以他為始祖，稱泰赤烏氏。有的學者認為，泰赤烏一名可能源於漢語「太子」，它反映出這個氏族在蒙古部的重要地位。但是，察刺孩領忽和想昆必勒格都沒有稱汗（王）。第一個稱汗的蒙古部首領是合不勒汗，他是鐵木真的曾祖父，他的祖父是察刺孩領忽的哥哥。合不勒汗的活動時間大概是在

遼末金初，史書記載他曾殺過金的使臣，惡化了蒙古部和金的關係。從合不勒汗蕃衍出許多氏族和分支，他的子孫被稱為乞牙惕，即乞顏氏人。乞顏原是蒙古始祖的氏族名稱，它在蒙古語中意思是從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用來比喻人的勇敢、大膽和剛強。在朮赤伯顏之後，由於不斷繁衍出新的氏族和分支，它們各有自己的名稱，乞顏一名反而湮沒無聞。到合不勒汗時，由於他本人和兒子們的勇敢與能幹，他們的氏族榮耀地恢復了祖先的族名。跨入 12 世紀，泰赤烏氏和乞顏氏成為蒙古部中最強大的兩個氏族，汗的權力由這兩個氏族分享。合不勒汗死後，繼承汗位的是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俺巴孩汗死，合不勒汗子忽圖剌被推舉為汗。忽圖剌汗去世後，汗位又落到泰赤烏氏貴族手中。汗位在兩個氏族間的交替更換，不可能永遠採取和平推舉的方式；汗權的爭奪破壞了兩個兄弟氏族的和諧，不可避免地發展為武力衝突。

公元 1162 年，鐵木真誕生在乞顏氏貴族也速該家中。也速該是合不勒汗的孫子，忽圖剌汗的侄兒。他勇敢善戰，有「把阿禿兒」（勇士）的稱號。鐵木真誕生時，也速該剛戰勝塔塔兒人歸來，他俘獲了敵人頭目鐵木真兀格等人，便按照古老的風俗，給兒子取名鐵木真，以志吉祥。鐵木真九歲

那年，也速該帶他去母舅的氏族求親，途中遇到弘吉刺氏人德薛禪，被德薛禪看中，把女兒孛兒帖許配給他。按照習俗，鐵木真訂親後留在岳父家。也速該歸途經過塔塔兒營地，停下來要吃喝。塔塔兒人認出他是也速該，想起昔日頭領被擄的仇恨，在食物裡下了毒。也速該到家後毒發身亡，臨終遺言叫鐵木真儘快回來。

也速該是忽圖剌汗之後的乞顏氏首領，頗得眾望，被泰赤烏氏貴族視為爭奪汗位的對手，他的暴卒使泰赤烏貴族感到高興。泰赤烏貴族乘機削弱乞顏氏，他們煽動也速該部眾撤下鐵木真一家，投向泰赤烏氏。鐵木真一家陷入孤苦困頓的境地，母親訶額侖帶領鐵木真兄弟和妹妹覓食於肯特山下，於艱難竭蹶之中謀求生存。《蒙古秘史》說：「訶額侖好生能事，拾着果子，掘着草根，將兒子每（們）養活了。」鐵木真兄弟稍長以後不負母親的辛勤撫育，在鄂嫩河邊結網捕魚，供養母親。這樣過了些年，泰赤烏氏貴族又想起鐵木真兄弟，擔心他們像雛禽幼獸那樣逐年長大，成為後患，派出人來捉拿鐵木真。鐵木真幾次遇險，甚至一度被擒。幸而他意志頑強，體格健壯，又得好心人救助，才擺脫泰赤烏人追捕，與家人重聚。隨後，鐵木真從德薛禪家迎娶了妻子孛兒帖。

在同泰赤烏人的對抗中，鐵木真想起鄰近的克烈部首領王罕過去是父親也速該的「安答」（結盟者），便帶着禮物到土拉河邊黑林裡拜見王罕，尊他為父，請求他給予幫助。王罕大喜，立即回答說：「離開你的百姓，我替你收拾；分散了的百姓，我替你完聚。」當時克烈部勢力強盛，佔地廣袤，是漠北發展比較成熟的一個兀魯思（國家）。同王罕結盟，無疑使鐵木真增添了一份力量。

不久，鐵木真又遭到篋兒乞人的襲擊。鐵木真母親訶額侖原是篋兒乞人的妻子，是也速該把她搶來的。事過二十餘年，篋兒乞人仇恨未消，尋來報復。鐵木真和母親、弟妹逃入肯特山中，孛兒帖被篋兒乞人搶走。事後鐵木真到王罕處求援，請王罕幫他奪回妻子。王罕不食前言，一口答應，而且叫鐵木真找蒙古部札答蘭氏首領札木合，相約共同出兵。札木合與王罕兄弟相稱，又是鐵木真少年時代的安答，自認義不容辭。於是札木合、鐵木真、王罕與其弟札合敢不各出兵一萬，會齊後共同襲擊篋兒乞人的營地不兀刺川（今俄羅斯恰克圖南布拉河地）。篋兒乞人毫無準備，他們的首領脫脫順着色楞格河逃至巴兒忽真地面。鐵木真找回妻子，乘勝大肆殺掠。先前襲擊鐵木真一家的三百篋兒乞男子全被殺死，許多篋兒乞婦女被擄為奴婢。戰事結束，鐵木真率部在

鄂嫩河中游札木合營地駐留了一年半，先是共敘安答友情，後來逐漸產生隔閡。一個夏日的夜晚，鐵木真全家率部眾悄悄離開了札木合營地，遷到克魯倫河上游的闊闊諾爾，自建營地。

戰勝篋兒乞人，使鐵木真威信大增。他自建營地的消息傳開，蒙古部各氏族都有人來投奔，其中有地位低下的屬民和奴隸，也有在本族處於統治地位的那顏（貴族），甚至像忽圖刺汗之子這樣的乞顏氏貴族也來依靠。地位低下者希望通過新的主人改變自己的地位，那顏們則想聚合力量掠奪更多的財富。鐵木真遵循傳統，與貴族們共商大事，但他特別關注的是建立一支效忠他個人的那可兒隊伍。「那可兒」意即夥伴、伴當，他們依附於某個部落或氏族的首領、貴族個人，充當軍事侍從和家人，主要職責是參加戰鬥。他們要向被依附者宣誓效忠，被依附者則需供養他們。鐵木真早在躲避泰赤烏氏迫害時就有了自己的那可兒，現在從前來投奔的不同氏族的人中挑選忠誠、勇敢和能幹者，擴大他的那可兒隊伍。這支隊伍對鐵木真的事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約是在己酉年（公元 1189 年），乞顏氏貴族們經過商議，共同推舉鐵木真為汗。他們對鐵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來的美女婦人並

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裡者。」這就是乞顏氏貴族對鐵木真汗的盟誓。此時鐵木真當為二十七歲，他的兀魯思地盤小，部眾少，物力弱，一切都很簡陋，還沒有形成一套國家機器，只具國家的雛型。他任命弟弟和那可兒們分管的職務，無非是牧羊養馬、攜刀帶箭、修造車輛、料理飲膳、守衛宮帳等等，只能滿足汗和汗的家族的需要，還做不到對全兀魯思進行行政管理。但汗的個人權力凸現出來了，氏族貴族的地位有所削弱。

鐵木真派人把自己稱汗的事分別告訴王罕和札木合，希望得到他們的承認。驕傲的王罕不大看重此事，以居上臨下的義父口吻表示允准。札木合本來就因鐵木真不告而辭並且引走札答蘭氏一些人而心存芥蒂，現在如何能容忍鐵木真稱汗坐大。不久，札木合藉故聯合泰赤烏氏，發兵三萬進攻鐵木真。鐵木真聞訊，也起兵三萬抵禦。兩軍在答蘭版朱思之野交鋒，鐵木真不敵，退屯鄂嫩河哲列捏地面，保存了實力。隨後發生了中原的金朝進攻蒙古部東鄰塔塔兒部的戰爭，給鐵木真提供了打擊鄰敵、增強兵力的機會。

塔塔兒部是當時蒙古高原最著名的大部，蒙古高原諸部

之有共名「韃靼」，就源於塔塔兒，可見其名聲之大。塔塔兒部早受金朝統治，替金防護東北邊境，牽制漠北其他部落，曾多次攻擊蒙古部。在蒙古部歷史上，俺巴孩汗是被塔塔兒人擒送金朝殺害的，他遺言要後代為他報仇；鐵木真的父親也速該也死於塔塔兒人之手。因此，蒙古部人視塔塔兒人為世仇，只是由於內部衝突劇烈和塔塔兒人背後有金朝支持，復仇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公元 1195 年（金章宗明昌六年），塔塔兒人因故叛金。次年，金右丞相完顏襄率師北伐，在克魯倫河擊潰塔塔兒人，塔塔兒餘眾逃向烏勒扎河。鐵木真得悉，認為復仇時機已到，派人請求王罕助他夾攻塔塔兒。王罕是也速該的安答，按照習俗，「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個性命般不相捨棄」，自應助鐵木真復殺父之仇，何況克烈部也曾受塔塔兒部攻擊，故而三日後王罕親自帶軍馬來與鐵木真會合。他們攻破塔塔兒營寨，殺死塔塔兒首領篋兀真笑里徒，擄掠一番。完顏襄十分高興，承制授給鐵木真「札兀惕忽里」（紮軍統領）官號，封王罕為王。王罕原名脫里，是克烈部汗，現在再封王，故稱王罕。

復仇的壯舉進一步提高鐵木真在蒙古部內外的聲威，他乘勢鏟除了幾個不服從他的乞顏氏貴族，還兼併了主兒乞氏。公元 1200 年，鐵木真又與王罕攜手，出兵征討泰赤烏

氏。泰赤烏氏得到篋兒乞人援助，與鐵木真、王罕部眾戰於鄂嫩河畔草原。泰赤烏氏戰敗，鐵木真部馳馬追擊，殺泰赤烏首領塔兒忽台，另兩個泰赤烏首領分別逃往篋兒乞部和乃蠻部境內。

鐵木真逐漸樹敵多了。公元 1201 年，出現了以札答闐氏首領札木合為首的反對鐵木真的諸部貴族軍事聯盟，參加者有蒙古部的泰赤烏、朵兒邊、弘吉刺等氏族貴族和篋兒乞、乃蠻、斡亦剌、塔塔兒等部首領。他們聚會於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忽蘭也兒吉，共推札木合為古爾汗（意即眾人之汗），決議同伐鐵木真。鐵木真得報後主動出征，在海拉爾河地方擊潰札木合軍，諸部首領四散逃亡。次年春季，鐵木真繼續經營東部，再次攻打塔塔兒部，將它消滅，盡誅其壯男，其餘人口掠為奴婢。至此，鐵木真奪得富饒的呼倫貝爾草原，南與金朝接壤。

公元 1202 年秋，乃蠻太陽汗的弟弟不欲魯汗聯合斡亦剌部首領忽都合別乞、篋兒乞部首領脫脫以及過去被鐵木真、王罕擊敗後逃到乃蠻境內的諸部首領，率軍進攻王罕、鐵木真，札木合也領兵參加。兩軍大戰於闕亦壇之地（約在今哈拉哈河上游）。乃蠻聯軍戰敗，不欲魯汗退走本部，札木合等各引餘眾散去。

這次對乃蠻聯軍的作戰，是鐵木真與王罕的最後一次合作。自從鐵木真認王罕為義父、共同戰勝篋兒乞人以來，他們已經合作了十幾年，屢屢擊敗共同的敵人。但是，隨着共同的敵人減弱，王罕與鐵木真互相需要的程度也在縮小。鐵木真滅塔塔兒，是單獨行動；與之同時，王罕進攻篋兒乞，也沒有邀鐵木真參加。而鐵木真力量的崛起，眼看將造成與克烈部並峙的局面，這是王罕不願見到的。因此，他們的合作關係漸漸走向破裂。戰勝乃蠻之初，雙方也還共敘父子情誼，相互保證：「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鐵木真還想與王罕親上加親，提出要王罕的女兒嫁給自己的長子朮赤，把自己的女兒配給王罕的孫子（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習俗，婚配不須按照輩分）。王罕的兒子桑昆狂妄自大，一口拒絕，而且出言不遜，使鐵木真的自尊心受到挫傷。這時，離間者乘隙而入。鐵木真的宿敵札木合跑到桑昆那裡，勸說桑昆「預先除了」鐵木真。曾受鐵木真處分的乞顏氏貴族阿勒壇和忽察兒別乞等，也在桑昆面前竭力挑撥。桑昆派人把札木合等人的議論告訴王罕，王罕不聽。最後桑昆自己去對王罕說：「你如今見存，他（鐵木真）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這話說中了王罕的心

事，於是同意桑昆除掉鐵木真。

公元 1203 年春，王罕父子設計請鐵木真赴宴，想乘機殺他。事泄，鐵木真不赴，王罕父子迅速發兵襲擊鐵木真。鐵木真倉促應戰，苦鬥於合蘭真沙陀地面（約在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北），初戰小捷，終以準備不足，眾寡懸殊，被敵軍擊潰。鐵木真匆促撤退，隨從者僅 19 人。他們順哈拉哈河前行，一路收集殘卒，最後清點軍馬，僅餘 2600（一說 4600）人，還至統格黎小河（約在今貝爾湖東）駐紮。軍心稍定，鐵木真即派人去責備王罕背信棄義。他列舉父親也速該和他自己對王罕的種種恩德，譴責王罕易恩為仇、以兵相加，要王罕說說反目的原因。王罕同桑昆商量，桑昆說：「我正要派遣使者向他宣戰。如果他戰勝了，我們的兀魯思是他的；如果我們戰勝了，他的兀魯思就是我們的！」鐵木真也知決戰必不可免，認真進行準備，重新結聚兵力。他駐於班朱尼河（即巴勒渚納海子，約在今克魯倫河下游）時，與伴當們同飲渾濁的河水，宣誓說：「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用。」以此激勵將士。這段時間裡，王罕那裡發生了一場變故。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別乞想殺王罕自立，被王罕攻散，逃奔乃蠻。王罕驅走他們後，支起金跌帳，終日飲酒高會。公元 1203 年秋，鐵木真率兵從鄂嫩河上游出發，銜枚夜趨折折

運都山王罕駐地，出其不意，迅猛襲擊。激戰三日夜，克烈部士卒潰散。王罕西逃，路遇乃蠻部將，被殺。桑昆逃到西夏，靠擄掠為生，被西夏逐出，輾轉至曲先（今新疆庫車），被當地人捕殺。克烈部民幾乎全淪為鐵木真將士的奴婢。

克烈部在 11 世紀以前就建立了自己的兀魯思，人口號稱二十萬，信奉基督教。王罕祖父馬兒忽思汗被塔塔兒首領捕捉，移送金朝處死，故而克烈部人同蒙古部人一樣，視塔塔兒為世仇。王罕在少年時代吃過不少苦，《蒙古秘史》說他七歲時被篋兒乞人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人擄去放牧。王罕父忽兒察忽思汗有子四十，王罕最長，但他的汗位卻是在殘酷激烈的內爭中取得的；在爭奪汗位的過程中，曾得到也速該的幫助，因而結為安答。由於王罕最終與鐵木真反目成仇，《蒙古秘史》強調王罕心性險惡、嫉忌好殺、反覆無常。後世的歷史著作受《蒙古秘史》影響，對王罕也有過多的貶詞。其實，王罕統治克烈部多年，在此期間克烈部總的說是強盛的，王罕本人也時常馳騁沙場，可見他並非昏庸無能之輩，否則就不好解釋鐵木真何以十多年間一直依託與王罕結盟。此外，如果說統一蒙古高原是當時的歷史進步趨勢，那麼上引桑昆關於誰兼併誰的話可以說明，王罕父子統一蒙古的願望與鐵木真是相同的，雖然他們在這場競爭中是

失敗者。

克烈部的覆滅，使西鄰乃蠻感到恐慌。乃蠻是突厥語部落，其地以阿爾泰山區為中心，西至額爾齊斯河，北接吉爾吉斯，西南隔沙漠與畏兀兒為鄰。他們文化發展較高，受畏兀兒影響。在鐵木真與王罕結盟時期，乃蠻一直與他們為敵，不僅幾次出兵攻伐，而且常常接納敗給王罕、鐵木真的其他部落首領。乃蠻國王太陽汗性格柔弱，除放鷹打獵之外，沒有別的本領，又不了解國外情形。他自以為能戰勝鐵木真，派使臣去約汪古部首領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來攻鐵木真。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將使者縛送鐵木真，提醒鐵木真防備乃蠻來攻。當時鐵木真正在帖麥該川地面圍獵，聞報後決定主動出征，行前又對部屬作了一番整頓。公元 1204 年夏，鐵木真揮師西行，溯克魯倫河而上。那邊太陽汗率兵東來，營於杭海嶺北合池兒水（今哈瑞河），會合篾兒乞部首領脫脫、幹亦剌部首領忽都合別乞、克烈部的阿憐太師、札木合以及朵兒邊、合答斤、塔塔兒、散只兀等殘部，共同討伐鐵木真。這是繼太陽汗之弟不欲魯汗之後由乃蠻組織的第二次聯軍，為首的有不少是當年王罕、鐵木真手下敗將，事隔兩年他們毫無長進，仍是一幫烏合之眾。而鐵木真軍隊在滅亡克烈部之後又經過一番休整，正是銳氣方盛。兩軍在薩里川相遇，

札木合一眼看出對手氣勢更勝於往日，未等交戰即引所部兵遁走。鐵木真故佈疑陣，令每人燃五堆篝火，以壯大聲勢。原本輕敵的太陽汗此刻變得疑懼不安，其子屈出律和大將火力速八赤則勇悍有餘，智謀不足。激戰僅一日，乃蠻軍大敗，太陽汗被擒殺。屈出律逃跑。次日，朵兒邊、合答斤、塔塔兒、散只兀殘部投降。鐵木真乘勝進兵阿爾泰山，征服太陽汗所屬乃蠻部眾。秋後，鐵木真北向攻服篋兒乞部，脫脫等投奔太陽汗弟不欲魯汗。

在乃蠻，鐵木真俘獲畏兀兒人塔塔統阿，他原來替太陽汗掌管金印和出納錢糧，從他身上搜出金印。鐵木真問他金印有何用，塔塔統阿回答說：「出納錢糧，委任人員，都要用印為憑證。」鐵木真稱好，就把塔塔統阿留在身邊，此後再下命令就用印章，仍由塔塔統阿掌管。蒙古諸部本無文字，鐵木真就叫塔塔統阿用畏兀字錄寫蒙古語，並叫他教諸子、宗王認寫，漸漸形成了蒙古文字，一直沿用下來。

1205年夏，鐵木真派兵入侵西夏，破力吉里寨，將寨牆和牆基全部平毀。然後攻入經落思城及附近地區，大肆劫掠。這次行動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抄掠財物，他們很快撤出，擄回大量牲畜、物資。

大約就在這一年，鐵木真處死了自己少年時代的安答札

木合。札木合自從公元 1189 年同鐵木真完全決裂以後，多次組織或參加反鐵木真的戰爭，儘管屢戰屢敗，他並不吸取教訓。最後眾叛親離，他在唐努山中被身邊的五個那可兒縛送鐵木真。他叫人對鐵木真說：「對於敢抓自己主人的那可兒，你看該怎麼辦？」鐵木真說：「對於敢抓自己主人的人，不能留他活命，連他們的子孫一塊殺了。」於是當着札木合的面把這五個那可兒殺了。按當時習俗，殺自己的安答是不吉的，故而鐵木真想留札木合繼續「做伴」。他派人告訴札木合，札木合回答說：「我們從小結做安答，一塊吃過不好消化的東西，說過不能忘記的話語。後來我們受人挑撥，所以分開了。想起過去說過的話，我很羞愧，故而不敢同你見面。當初我們可以做伴時，我沒有做；現在你收服了那麼多百姓，定了大位，我怎麼同你做伴呢？你要是不把我殺了，就像衣領上生了蝨子，小衣襟裡戳着刺一樣，你會日夜不安的。你母親聰明，你又俊傑，弟弟們能幹，伴當們豪強，還有七十三匹驢馬。我從小父母雙亡，又沒有兄弟，妻子話多，伴當不可靠。你有上天護佑，所以勝了。現在讓我快死，你可以心安。如果你能讓我不出血死去，我死後永遠保護你的子孫。」札木合的話很質樸，如實地說了自己的想法。那時的蒙古人還沒有文字，更說不上念書，所以說話不加文飾，

不繞彎子。札木合戰敗了，並不惜命乞活，的確有點古代人類歷史上英雄時代的特色。究竟怎樣處置札木合，鐵木真很費了些心思：讓他活着，他不肯；要他死，占卜又不行；札木合是出了名的人，必須找個理由才能殺掉。考慮再三，還是按札木合本人要求，賜他不出血而死，依禮厚葬了。蒙古人信珊蠻教（即薩滿教），相信人的靈魂附在血上，故而出血死被認為是好死。

這年（公元 1205 年）鐵木真四十四歲。自從九歲（一說十三歲）喪父，經過三十年艱苦奮鬥，他終於削平群雄，把漠北統一在自己的旗幟下。

二、蒙古國家的建立

公元 1206 年，鐵木真樹起九腳白旄大旗，即大汗位。當時有個晃豁壇氏族人鬧鬧出，是珊蠻巫師，自稱能與上天通話。忽里台舉行期間，他以上天的名義對鐵木真說：「如今，被稱為古兒汗的這個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們的領地，你可以像他們那樣採用一個同樣意義的尊號——成吉思。成吉思啊，你是最高的君主。最高的主命你採用成吉思汗的稱號。」於是，與會的貴族們共同擁

戴鐵木真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原義究竟是甚麼，歷來眾說紛紜，近人多數認為它源於突厥語，意為海洋。成吉思汗建立的國家名為大蒙古國。過去「蒙古」只是大漠南北眾多部落中一個部落的名稱，現在成為漠北各部落的共名，這意味着統一的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今天分佈於不同國家的蒙古人，都認成吉思汗為本族的始祖，其感情之熾烈，遠甚於漢族之於炎、黃。由於習慣，大蒙古國建立後，周圍國家仍稱他們為韃靼，或以蒙古、韃靼兩名相合，稱「蒙韃」。

成吉思汗即位後，立即對功臣、貴戚論功行賞，授封領地。他把全蒙古國的百姓分做九十五千戶，分別授給各個功



成吉思汗

臣、貴戚，封他們為千戶那顏，世襲管領其地。各千戶的實際戶數並不一致，其下分為若干百戶，百戶下為十戶。少數千戶是由同一族屬的人組成的；多數千戶的人戶來自不同族屬，他們是其千戶那顏在戰爭時期逐漸收集的，或是成吉思汗授與的。千戶既是基本軍事組織，也是地方行政單位。國家按千戶徵派賦役、簽發軍隊。所有民戶都被固着在本管千戶內，向國家承擔義務。成吉思汗規定：「人們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戶、千戶或十戶內，不得轉移到另一單位去，也不得到別的地方尋求庇護。違反此令，遷移者要當着軍士被處死，收容者也要受嚴懲。」成吉思汗還封了幾個萬戶，他們以軍事統帥的身份各管若干個千戶。當時在蒙古全境實行兵民合一的制度，15歲至70歲的男子均須服兵役，隨時聽候調遣，自備馬匹、兵器、糧草，跟從那顏出征。成吉思汗說：「萬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每一個都應將自己的軍隊保持得秩序井然，隨時作好準備，一旦詔令和指令不分晝夜地下達時，就能在任何時刻出征。」他又說：「十夫長不能統率其十人隊作戰者，將連同其妻子、兒女一併定罪，然後從其十人隊中另擇一人任十夫長，對待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們也這樣！」就這樣，成吉思汗通過嚴密而又嚴厲的千戶制度，對全國進行有效統治。

與實行千戶制同時，成吉思汗擴建了他的護衛軍隊伍。在古代北方遊牧地區，由於幅員遼闊、氣候寒冷，營帳隨季節的變換或戰爭的需要而遷徙，歷代君主或部落首領為防不測，都極其重視自己的隨營護衛。王罕在同成吉思汗作戰時已有護衛千人，成吉思汗在征乃蠻前也選出一千勇士，「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人數都不算少。成吉思汗既為大汗，便把護衛軍擴大為一萬人，其中宿衛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這一萬人從千戶、百戶、十戶及白身人的兒子中選出，必須是身強力壯、具有技能的。千戶那顏的兒子，許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兒子，許帶弟一人、伴當五人；十戶和白身人的兒子，許帶弟一人、伴當三人。所有這些人需用的馬匹、物品，除以自家的財產支付外，可按規定從本管民戶科斂供應。對各級那顏來說，派兒子充當護衛有以子入質的意思，也是對大汗承擔的一種特殊兵役。

護衛軍的首要職責是保衛大汗的金帳，有嚴格的護衛制度。全部護衛分為四隊，輪番入值，每番三晝夜，稱四怯薛。「怯薛」是突厥蒙古語，意思是「番直宿衛」；怯薛人員稱怯薛歹。每隊怯薛中，箭筒士、散班值日班，宿衛值夜班。入夜後任何人不得在宮帳前後走動，違反的由宿衛捕拿，次日

審問。臣下有急事稟報，須先見宿衛，由宿衛陪同入帳奏事。這套制度，保護了大汗的人身安全。

護衛軍還要分管汗廷的各種事務，故而怯薛歹名目繁多，有火兒赤（佩弓矢者）、雲都赤（掌刀者）、昔寶赤（掌鷹隼者）、札里赤（書寫聖旨者）、必闡赤（書記、主文史者）、博爾赤（司廚者）、闊端赤（掌從馬者）、答刺赤（掌酒者）、怯里馬赤（傳譯者）、火你赤（牧羊者）、虎兒赤（奏樂者），等等。他們的職事涉及大汗的飲食起居、放鷹圍獵以至臨朝聽政等許多方面。在國家初建，機構尚不完備的時候，怯薛「百執事」之官實際上履行着中央政府的職能。成吉思汗任命他最親信的那可兒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為四怯薛長，合稱四傑。怯薛長與怯薛歹均為世襲。怯薛歹有時被大汗派出處理重要事務，他們的地位高於在外的千戶那顏。成吉思汗規定，如果怯薛歹與在外的千戶那顏發生爭鬥，拿千戶那顏問罪。與此相應，怯薛歹家人的地位也高於在外的百戶、十戶。怯薛歹論身份僅是汗的侍從，他們竟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在世界各國古代歷史上並不多見，其原因在於他們的大汗擁有無限的絕對的權力，怯薛歹的權力是汗權的延伸。

由怯薛歹組成的護衛軍又是蒙古國家的常備軍，擔負對

內鎮壓、對外防禦或征服的職責。大汗用它造成外輕內重之勢，可以制服境內任何叛亂。出征時，護衛軍由大汗親自統領，為大中軍。

由於史料不足，我們不清楚護衛軍所帶親屬（弟）與伴當在平時和戰時都做些甚麼。有的學者把他們也歸入常備軍，並且推算其數約五萬，加上正式護衛萬人，常備軍總數達六萬。果若如此，這支常備軍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從事對外掠奪。當時大蒙古國人口充其量不過一百萬左右，游牧經濟的生產能力又那麼脆弱，單靠壓榨境內的遊牧民是養活不了六萬丁壯的。這支龐大的常備軍只有在連續不斷的對外掠奪戰爭中，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

與千戶制、護衛制相應，成吉思汗為管理民事和司法，設立了斷事官，蒙語稱札魯忽赤。最早擔任斷事官的，可能是成吉思汗的異母弟別里古台，他的職事是「整治鬥毆、盜賊等事」。公元 1206 年建國時，成吉思汗任命養弟失吉忽秃忽做大斷事官，要他主持民戶的分配和訴訟事宜。成吉思汗對失吉忽秃忽說：「你把一切領民的分配和訴訟事宜都造青冊寫在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議而寫在青冊白紙上的規定，直到子孫萬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伊朗史學家拉施特在 14 世紀初編成的《史集》中稱讚失吉忽秃

忽「決獄公正」，並且說：「我們從斷事官們的辯論中知道，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無論在蒙古斯坦或其所屬各地區境內，他的斷案的方式方法的原則，奠定了判決的基礎。」失吉忽秃忽領大札魯忽赤事多年，一直處理行政民事要務。公元1215年攻克金中都，失吉忽秃忽被成吉思汗派去登錄金的帑藏。公元1234年滅金，失吉忽秃忽又被窩闊台任為中州斷事官，主持清查戶口和徵收賦稅的事務，被漢人稱為「丞相」。大斷事官職事與歷代中原國家的丞相不盡相同，但其地位確實很高，在蒙古國前四汗（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蒙哥）時期，它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那時上自諸王、駙馬、怯薛，下至各投下的蒙古、色目人，他們的奸盜、詐偽、婚姻、驅良等事宜，都要聽札魯忽赤處置。大札魯忽赤甚至要過問汗室的案件。窩闊台時任大札魯忽赤的是札刺亦兒人額勒只帶。窩闊台死後，脫列哥那哈敦叫嚷窩闊台是被人毒死的，額勒只帶就出來制止，不許任何人這樣說。可見大札魯忽赤斷事的權威性。當然，札魯忽赤斷事也不能隨心所欲，他們也需要有法律依據。大蒙古國的根本大法，就是成吉思汗親自制定的札撒。

「札撒」是蒙古語，意為法度、法令。在蒙古國家誕生很久以前，蒙古社會各部落早已形成一些人們共同信守的行為

規則或習慣，蒙古語叫做「約孫」。後來隨着階級的產生，古老的約孫也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但是這時的約孫還不具有法的性質。在蒙古社會，真正的法（札撒）是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說得更具體些，成吉思汗的札撒，是在他兼併各部落的戰爭中逐漸醞釀產生的，在公元 1206 年擁戴他登上汗座的忽里台上才得到最後的確認。拉施特的《史集》提到，成吉思汗消滅王罕後「王業已定，各部落便從四面八方來向他請降、求和。……他舉行了大聚會（即忽里台），於訂立完善和嚴峻的法令（札撒）以後，幸福地登上了汗位」。成吉思汗的札撒，是新制定的法令，在推行札撒前，他必須廢止一些舊的不適應新形勢的習慣法。志費尼說：「成吉思汗統治初期，當蒙古各部歸並於他的時候，他廢除了那些蒙古各部一直奉行、在他們當中得到承認的陋俗；然後他制定從理性觀點看值得稱讚的法規。」札撒體現了大汗的意志，大汗的權力因札撒而得到鞏固和加強。志費尼說：「誰個膽敢反對他，他就執行他頒佈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連同他的部屬、子女、黨羽、軍隊、國家和土地，統統毀滅乾淨。」札撒的內容相當龐雜，涉及蒙古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志費尼說：「成吉思汗依據自己的想法，給每個場合制定一條法令，給每個情況制定一條律文；而對每種罪行，他也制定一條刑

罰。因為韃靼人沒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兒童習寫畏兀文，並把有關的札撒和律令記在卷帙上。」所以在成吉思汗主持下，大蒙古國相當快地產生了自己的成文法。自然，札撒不是一次完全制定的，它經過幾次修改和補充。例如在西征前舉行的忽里台上，成吉思汗對札撒和約孫重新做了一次規定；西征回來後，他又頒發了若干新的札撒和訓言（蒙語為必里克）。所謂「訓言」，就是被記錄下來的成吉思汗對宗室、臣下的訓話，在元代又稱祖訓或寶訓。成吉思汗認為，他的訓言與札撒一樣，都應為臣下所遵守，它們與保留下來的約孫都被記入卷帙，合稱「大札撒」。成吉思汗說：「如果隸屬於國君的許多後裔們的權貴、勇士和官員們不嚴遵札撒，國事就將動搖和停頓，他們再想找成吉思汗時，就再也找不到了！」又說：「萬夫長、千夫長和百夫長們，只要在年初和年終時前來聆聽成吉思汗的訓言後回去，就可以統率軍隊。如果他們住在自己的營盤裡，不聽訓言，就像石頭沉沒在深水中、箭射入蘆葦叢裡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人就不適於當首長。」

雖然「大札撒」今已不存，我們從現存的史籍仍可窺見其部分內容。例如，關於每個人只能留在指定的千戶、百戶、十戶內，不得轉移，違者嚴懲的規定，就是一條札撒。再如，

在戰爭中對方向蒙古納款投誠的可免於屠戮的規定，也見於札撒。札撒還規定了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和對入境外商的處置辦法。札撒對臣民的限制具體而細微，違者處罰嚴酷，常論死罪。例如，札撒規定：那顏們必須忠於君主，轉投他人者處死，擅離職守者處死，挑撥是非、構亂皇室者處死。又規定：民間收留逃奴不還原主者處死，為寇者處死，以幻術惑眾者處死。札撒雖嚴，終究是大汗用來統治臣下的，汗族宗室如有違犯，則可網開一面。成吉思汗說：「我們的兀魯黑（親屬）中若有人違犯已確立的札撒，初次違犯者，可口頭教訓。第二次違犯者，可按訓言處罰。第三次違犯者，即將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朮兒的遙遠地方去。此後，當他到那裡去了一趟回來時，他就覺悟過來了。如果他還是不改，那就判他帶上鐐銬送到監獄裡。如果他從獄中出來時學會了行為準則，那就較好，否則就讓全體遠近宗親聚集起來開會，以作出決定來處理他。」此外，對一些為大汗立過殊功的勳貴大臣，成吉思汗又有「九次犯罪休罰」的規定。這些可稱為法外法或法上法。

總之，成吉思汗的絕對權威在大蒙古國的法制上打下深深的個人印記。但是，這樣嚴酷的法令的確行之有效，它在蒙古國本土建立起嚴格的秩序，造就了一支既馴服又強健、

組織嚴密、便於驅使的軍隊。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替成吉思汗去征服世界。志費尼在敘述了成吉思汗制定律令、頒佈札撒的活動以後，不無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士兵：「整個世界上，有甚麼軍隊能夠跟蒙古軍相匹敵呢？戰爭時期，當衝鋒陷陣時，他們像受過訓練的野獸，去追逐獵物，但在太平無事的日子裡，他們又像是綿羊，生產乳汁、羊毛和其他許多有用之物。在艱難困苦的境地中，他們毫不抱怨傾軋。他們是農夫式的軍隊，負擔各類賦役，繳納攤派下來的一切苛捐雜稅，從無怨言。他們也是服軍役的農夫，戰爭中不管老少貴賤都成為武士、弓手和槍手，按形勢所需向前殺敵。無論何時，只要抗敵和平叛的任務一下來，他們便徵發需用的種種東西，從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幟、針釘、繩索、馬匹及驢、駝等負載的動物；人人必須按所屬的十戶或百戶供應攤派給他的那一份。檢閱的那天，他們要擺出軍備，如果稍有缺損，負責人要受嚴懲。哪怕在他們實際投入戰鬥時，還要想方設法向他們徵收各種賦稅，而他們在家時所擔負的勞役，落到他們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強制勞動，某人應負擔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親自去，代他履行義務。」蒙古的兵卒如此，將帥呢？志費尼說：「他們的服從和恭順，達到如此地步：一個統帥十萬人馬的將軍，離汗的

距離在日出和日沒之間，犯了些過錯，汗只需派一名騎兵，按規定的方式處罰他，如要他的頭，就割下他的頭，如要金子，就從他身上取走金子。」汗與他的將帥士卒之間這樣的統屬關係是靠嚴酷的札撒固定下來的，由此而造就了鐵一般的作戰機器。在 13 世紀蒙古四周的鄰國中，有哪一個國家擁有相同的作戰機器呢？何況這台作戰機器又是在一個天才的軍事家指揮之下。因此，這個天才的軍事指揮家把他的機器開到哪裡，哪裡就會遭到空前的破壞。